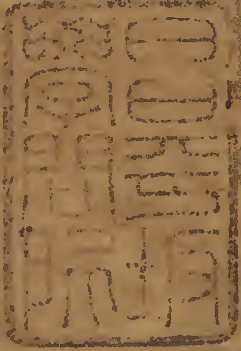


禮書

八十七下之九十三上



			五五	漢書門
二〇	三八	八三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七四	五五
兩	八
二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3
冊數	20 (14)
函號	274 8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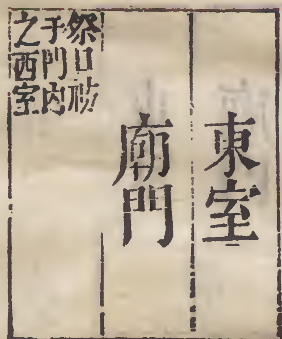




禮書圖
祭日祊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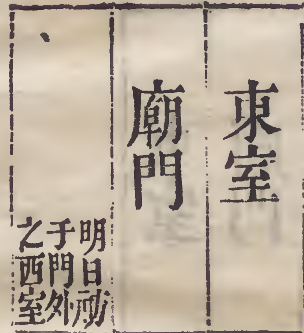
卷第八十七



禮書圖 卷第八十七

交誼堂

明日祊



木糸室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天帝之辨上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

五帝謂天神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大旅上帝

示謂天地 祭天於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祀也正

義云下經言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宗

伯昊天上帝一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

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

掌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禮此

天以冬至謂天皇太帝在北極者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

卜日宿眠滌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玉盥若玉不與祭祀則

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

郊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

神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祀天夏至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司服祀昊天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鐘歌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

之帝於南郊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饗而

郊稷謂此祭天大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

曰神號神號若皇天上帝正義曰皇天北辰曜魄寶上帝大徵五帝大師類上帝凡

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

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地之明日士司寇若禮祀

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小司寇凡禮祀五帝實饗水

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饗水職金

旅于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禮記

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天子
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聖人爲能饗帝帝牛必在滌
三月易曰王用亨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聖人亨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謂文
王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伊尹
格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鯀陞洪水帝乃震怒
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畀允罔固

亂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
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
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
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
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

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
 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
 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
 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
 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
 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
 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
 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

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
 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
 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
 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
 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
 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
 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

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
 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
 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
 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
 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
 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帝
 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
 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一
 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面壇第一等

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天帝之辨下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
 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
 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
 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
 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至
 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
 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

太微之帝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天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

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坐

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

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

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

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

已春大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魏相曰太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

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

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

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

誤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

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

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

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

后土然即大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

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

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

元體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

臣命名之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修與

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

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司

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

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園丘

方丘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園鐘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

樂函鐘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園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園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園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

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園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齊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齊其羹大羹其器犧尊疏布罍

禘杓豆登鼎俎簠簋匏陶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泄玉鬯省牲饌奉玉盞記又曰以其上帝之黍盛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

簋可其藉蒲越藁秸記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鼙鼓靈鼓其車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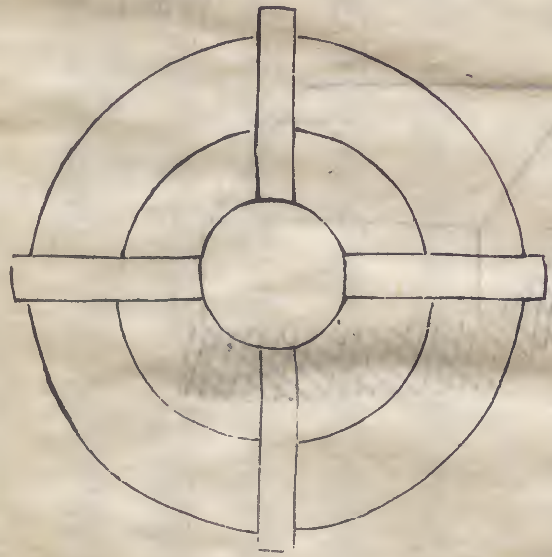
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摠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惟此則園丘之上

于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正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禮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園丘

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之意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遽起一時元始之問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禮書圖

圖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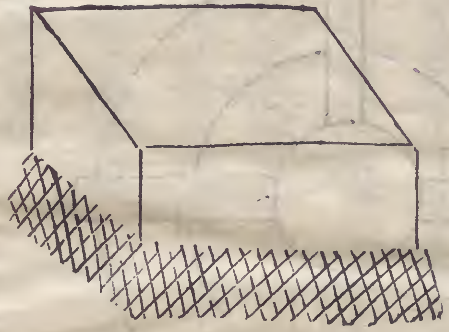


卷第八十八

方邱

禮書

方邱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
 正入學習吹為將饗帝是月也大饗帝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
 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即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即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



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或特祠五帝明武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吳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

或祀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世祖顯祖配各一大牢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神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下

日小宗伯大司樂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
 邸以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北郊神州
 之神及原隰平凡六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
 社稷地之神鐘為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大
 祝辨六號三曰示號若云后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
 地示物彪玉人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賈公彥曰黃
 琮禮畢皆之示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
 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

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
 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
 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
 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
 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
 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
 樂奏太簇歌應鐘以祀地示凡樂函鐘為宮若樂八
 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

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鐘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
 鐘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
 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
 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致天神而
 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
 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魁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魁於壇墀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后社也周禮大宗伯王大封
 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 祭所食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
 幣后土社神 月令中央其神后土 后土顯氏之子 黎兼為土官左氏曰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
 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
 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

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

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上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新魚袋陳祥道撰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瓊安設皇邸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大故而

祭亦曰旅此以旅見儀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

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

亦如之

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

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祀大旅凡賓

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眡瞭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

之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笙師大喪廢其樂器大旅則陳之龜人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于上帝則共

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

饗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曰旅於秦

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

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

則金版

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

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

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

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廢

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

旅蓋古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

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

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

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廢樂器為

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

其義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日於東郊

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

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聘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肆師類造上帝則為

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

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

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

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

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

於上帝或於宗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

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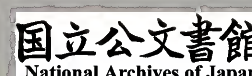
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

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

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

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

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



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
 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
 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維位成之後用牲
 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于舜之既受命則類
 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
 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
 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
 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
 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

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
 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

司農曰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折五采羽爲之亦如帔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

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庭以其舞

雩而不

女巫旱暵則舞雩

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

凡邦之大

裁歌哭而請

有歌者有哭者以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黨正春

秋祭禘禘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壇位如祭社稷天稻人旱暵共其雩斂稻也

水者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

也旱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禮記檀弓歲旱穆公

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

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徙市則奚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

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

鼓均琴瑟管籥執于戚戈羽調竿笙箎篥鍾磬祝

為將大雩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

常早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

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以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

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故皆作

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

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

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

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

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嗟求雨注春秋

之大裁歌哭而請早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

者以雩為遠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

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摠祭不可徧

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

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
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汁光紀故云配以上帝也祭
法雩祭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

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
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
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
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
七年左傳曰郊祀后稷以視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是郊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
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
月郊祭之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
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
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
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
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大微
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
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
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桓五年左傳曰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

過則書

莊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

魯城南門

公羊曰

大雩者何旱祭也

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

自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

書記災也趙子曰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雩也勤民之

祀也故志之爾雅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

以雩為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

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

乃陽亢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

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
 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徧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于
 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
 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
 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
 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
 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
 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禘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
 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為

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斂在稻人
 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
 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
 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
 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
 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
 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為
 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禮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摯大圭執鎮

圭纁藉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也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

月又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小宗伯兆五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為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兆日於東郊兆月於

西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鼓人

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曰凡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

祈來年於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王宮

日壇王君也日禘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崇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纁席五采

就五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

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

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

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
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
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
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禋而祀之與
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
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
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
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
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

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
采禮之之玉則以圭 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裘以祭玄端以朝日於
東門之外則龍裘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
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
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
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
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藉言
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

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

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概因之而已

禮書圖
雩祀



卷第九十

禮書圖 卷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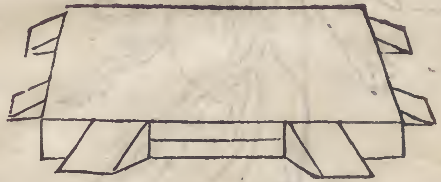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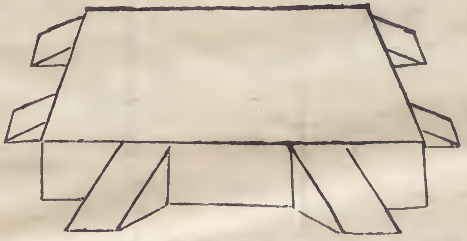
一 交巫堂

三六 禮書

禮書

祭日

祭月



禮書

木糸堂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表貉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
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
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
則為位貉讀為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
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
黃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
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

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帥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帥田而貉祭者不特為禱而已

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埽皇帝齋於行宮從宮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詩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宗柴

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蕤賓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于四望則前祝春秋魯僖公免牲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哀公六年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

至不過是也寡人雖不敏河非所獲罪也韓宣子謂子

產曰寡君寢疾盍走羣望昭七年周共王有寵子五人無

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昭七年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

陽楚為荆蠻置菀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三正記郊後

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

岱及淮為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



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
 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
 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
 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杜預釋左傳曰
 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
 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
 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

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
 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燔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
 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
 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
 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
 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
 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
 服毳冕其位蒞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蒞晉語所謂置蒞蒞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

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祊舞師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勾芒南祝融與黎

西蓐收北玄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

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望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立舞帔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祊絜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絜蜃尊絜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其舞羽舞舞師教羽舞帥而其舞四方之祭祀牲體則醵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

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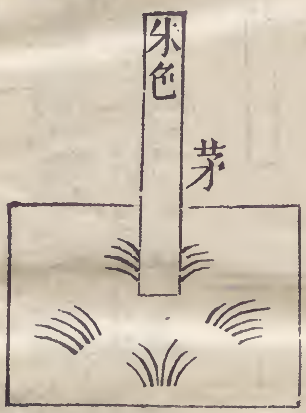
禮書圖

表貉



卷第九十一

四望



杉經堂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社稷

王社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市中之社先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后所立社也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壇壇與塚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封

禮書卷九十二

一 交經堂

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壇謂壇及壇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

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諸侯立

其國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將祭之時合諸有職

之封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

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鼓

人以靈鼓鼓社祭社祭祭地示也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

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幟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

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其如及社稷也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

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

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社稷土穀之神有

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大封則

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

正禮而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

用牲幣立謂次祀又有社稷凡師旬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宗遷

也封于大神社及方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

卜來歲之稼社多土為取財焉粢人凡祭祀社壇用大壘司服祭

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示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

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軍以師行

被社農鼓祝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建

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

郊祀于社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喪祝掌勝國邑之

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

也蓋掩其上而大司馬中春敎振旅以祭社祭社者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愷樂于

社獻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奉猶送也送主量人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子掌珥于社稷珥社稷以牲頭祭者魯禮之事也

也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云書曰用命賞于祖不

于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

祖右社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曰柰何去社稷也又曰國

君死社稷又曰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

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王制諸侯祭社

稷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季

冬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

之饗饗也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

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殺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

上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又曰禮行於

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祭體

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又曰三獻爛三獻祭社稷五祀郊特牲曰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

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墉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王為是故羣姓所立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

其陰而已亳社殷社殷始都亳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家中雷國主社示本也中雷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

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單出里皆社祭社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明堂位曰春社秋省大

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羣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

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祭

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周尚左中庸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

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泰誓曰宜于

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也泰誓下曰郊社不修甫田曰以我齊明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社后土也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縣詩曰廼立冢土

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

也春秋傳曰脣宜社之肉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暮載芟春藉田

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左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唯正月之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秋大

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

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

自責哀七年魯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論語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

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張融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合庶民祭社若是地神庶民豈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

而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

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言之勾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示也是社為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工

氏之子 稷配以柱列山氏之子 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

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

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
 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
 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
 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
 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士孔
 晁之論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
 所向齊武帝議帝社南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
 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
 果土社爲藉而社爲藉而報此說非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
 設必有稷也

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
 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
 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
 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
 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
 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韓詩外傳其主
 則石爲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擁社抱社主也其列則社東而稷西

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

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

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小宗大

故天裁之彌祀大君行有宜宮成有岬此祭之不常

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

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

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騶其祭血祭其罇有壘用大壘而

掌之則有其樂應鍾其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

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

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為稷神有以勾龍為社而非

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

以成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

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

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

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會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

俎豆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

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
 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
 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
 方取黃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
 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
 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召誥
 用牲于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
 無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與
 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
 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
 言雖不經見然五者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
 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
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則社半五
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大社
 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

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後世未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

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粢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犬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二十五家爲一社

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
黨祭崇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者黨
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崇醜之等差耳禮曰唯為
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上乘共粢盛
蓋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羨卒盡起上乘共粢
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
則丘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
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
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大夫以下社

亭社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商之社商始都薄正義曰風南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掩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喪祝掌勝國邑之
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
尸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左氏襄三十年左傳曰烏鳴于亳社如曰



諱諱甲午宋大災又曰間于兩社亳社大社也又曰平

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哀四年書亳社災七

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公羊曰薄社者何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其上

而柴其下薄社災記異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穀梁

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宗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

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虎

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

得之為惡者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艾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

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

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

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

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

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

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揜上棧下不受天陽

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為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

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後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土車春秋傳曰軍行被社豐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議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

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
 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
 物坐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
 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其長不過尺
 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
 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
 其半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
 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五年果埋其半則不
 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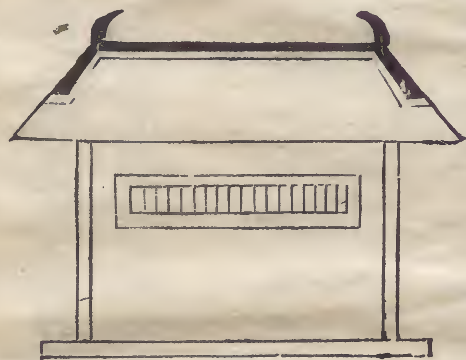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卷第九十二

社稷王社大社附



亳社



禮記圖卷九十二

二 交際堂

大稷

南

色皆黃

東

西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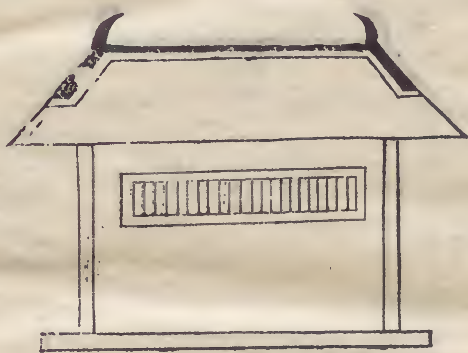
禮記圖

木系生

亳社

禮書圖

木象室



禮書

宋左宣義郎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蜡臘

蜡主先嗇而祭司嗇則先嗇居主位而司嗇居配位矣蜡祭及天宗而天宗者日月之類

日月雖尊非其所主故記言大蜡八而日月不與也鄉飲酒禮俱固尊矣不居正位與此

同意

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大宗伯以鬯辜
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羣小祀則立冕大司樂凡六樂者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上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
 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
 襦考工記梓人張獸侯以息燕鄭氏曰休農息老物月令孟冬天
 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
 祀勞農而休息之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
 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
 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食

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
 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
 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臘必矣
 上喟然而歎明堂位曰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貢觀
 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
 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傳曰夏

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後曰嘉平左氏曰虞不臘矣楊子曰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臘臘也

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醯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山澤川陵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

於田故也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



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繇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

蜡百神於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為均於理或然

釁禮

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玄謂珥讀為解祈或為刳用毛牲曰刳羽牲曰解刳珥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士師凡刳解則奉犬牲此



剗珥正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涖釁主及軍器軍器鼓鐸之屬

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龜人上春釁龜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

月令孟冬釁龜策羊人釁積其其羊牲圍師春除蓐

釁廐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大祝

陪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陪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日釁既陪釁後言

逆牲容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後社釁鼓祝

奉以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鬯人大喪共

其釁鬯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士師凡剗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

珥沈辜用駮可也立謂畿讀為剗珥當為珥創珥者釁禮之事司約若有訟

者則珥而辟藏立謂殺雞取血釁其尸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

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珥

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曰路寢成則考之

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釁之以豶豚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

從又曰魯叔孫為子孟鐘饗大夫以落之孟子曰牛何

之將以釁鐘說文曰釁血祭也象祭竈也文王世子曰

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

注與當為釁

唐制鐘鼓新成使羊豕

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殺豕一釁鼓

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

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

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

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

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鷄先門而後夾室其

衄皆於屋下割鷄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

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鷄人釁共鷄牲將以釁門及

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駝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殺

豚則釁牲不特鷄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

為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衄犬

人之幾珥士師之釁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

謂祈幾皆當為釁而珥當為衄毛牲曰釁羽牲曰衄

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衄皆於屋下於是以

祈珥為釁其詳不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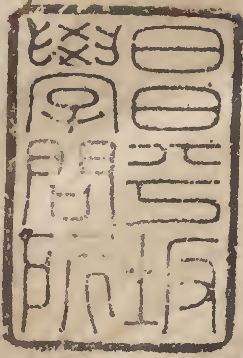
羊人凡祈珥共羊牲士師凡釁珥奉犬牲犬人凡幾

珥用駝雜記廟用羊門用鷄皆云珥則衄非特用牲矣鄭之說誤也

古之用釁者多矣

若天府釁寶鐘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
 龜圉人釁廡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
 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
 司行事而君不親記曰有司事畢反命于寢君子門
 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氏曰君朝
 服者不至廟也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
 駘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
 甚者有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陪釁
 令鐘鼓鄭氏曰陪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巫掌
 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

然釁浴之於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陪釁則授與釁
 也鄭氏合之以為薦血誤矣



六
 七

